

晚清两代帝师翁同龢家藏宫廷器具亮相文博会

本报记者 林金华

5月16日,在深圳文博会分会场——深圳古玩城的一家装修很考究的店铺,记者惊奇地发现陈设在清风斋店铺醒目位置的几件宝贝,据称是翁同龢的家藏宫廷器具。晚清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家藏宫廷器具是稀世珍宝,长久以来始终是中国收藏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据店主、资深收藏家李国祥介绍,晚清重臣、两代帝师翁同龢,家藏十分丰富,其古籍字画的收藏更是誉满京华。这些书画大多由翁氏后人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但是,翁同龢家藏的宫廷器具却不为人知。今春,他们到江苏常熟翁同龢博物馆查证资料时,馆内有关人士称,他们博物馆只见过翁氏收藏的古籍字画,没

有见过其他翁氏家藏。

一个偶然的机缘,李国祥接触到翁同龢的家藏宫廷器具。2008年初夏,在武汉香港路古玩市场,李国祥经人介绍,认识了翁同龢后代,拿到一件高为37厘米的青花天球状瓶。带着怀疑的心态深入研究后,李国祥发现此瓶工艺非常考究,其釉面莹润如脂如玉,造型规整,手工拉坯工艺熟练流畅,修足呈现出乾隆时期的特点——泥鳅背,款识写得一丝不苟,青花纹饰规矩、严谨,体现出乾隆时期青花瓷器高超的制作水平。

收藏讲究流传有序,李国祥如何判断自己收藏的不是赝品?李国祥告诉记者,在刚发现翁同龢后人有这些珍宝时,他谨慎大于惊喜,自己多次前往湖北

实地考察,通过排除法,确定这些珍宝为翁同龢的收藏。在相信自己找准“源头”后,2008年至今,李国祥多次到湖北翁同龢的后人家中收购其部分家藏。记者看到,这些器具工艺美轮美奂,令人叹为观止。

翁氏后裔目前都在湖北大冶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且为翁同龢家族保存下来了许多家藏珍宝,包括宫廷中皇帝赏赐的瓷器、铜器、珐琅彩、康熙五彩、翁同龢的字画等,琳琅满目,传承与守护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的皇室珍藏中流传至翁同龢手中的精彩藏品。

但这其中也包含了许多无奈与遗憾。翁同龢珍藏从翁炳谦开始,以下有6名子女对其进行了

分割,大量的皇室珍宝散落到各家各户,由于其子女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认识不到其的珍贵性,同时社会上对这类高端珍宝的盲视,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收藏热的兴起,把它们当作普通的艺术品出售也能换来少许金钱,使得翁氏珍宝遗失在民间收藏的大海之中,变成无法令人珍视的普通藏品,令人痛心!

收藏是一种审美,对于艺术造诣高超的明清瓷器来说,更是如此。李国祥说,明代以后,文化发展达到很高的境界,文明灿烂,其瓷器更多是表现文人的情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瓷器,在造型工艺审美上,则是中国瓷器的另一个高峰。“我多年玩瓷的体会

是,一件东西的真伪,特别是官窑器,其制作工艺水平最能体现它的时代特征和审美高度,如果没有高超的工艺水平,任何款式都是没有意义的。”

李国祥认为,在收藏中,要以和谐、自然为美,仿制的工匠水平完全达不到宫廷画师的水平,因此,仿制品往往缺少自然和谐之美。他说,瓷器鉴定,首先看造型,其次看纹饰,这两点对了,就可能对了85%,剩下的15%主要是釉面,老化、胎等。这种功力需要多看,多交流,才能辨明。“收藏行业相当于开放的社会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都有,找到好的老师后,每个阶段都可以有自己的成就。”

李国祥指出,现在很多人玩

收藏很功利,总想着变现。其实收藏远不是这么回事,一定要把内涵挖掘出来。很多人认识到瓷器的收藏价值和收藏前景,也只是走入收藏的第一步。收藏市场并非一成不变,对于供求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收藏者还应当具备长远的、战略的眼光,克服浮躁、从众、比赛的心理,才能在看似模糊的瓷器收藏市场规避风险,以慧眼淘真金。

李国祥说,他有幸与翁氏后人相遇,并产生了一段友谊,认识到翁氏珍藏是中国文物收藏中一个很有分量的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也散失了一部分,但必须要争分夺秒的去对这部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有效抢救保护,让它们能重见天日。

翁氏收藏的源流

翁同龢为官40余年,陪伴在光绪皇帝身旁24年,在北京有两处房产。贵为一品大员,其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都是超一流的,除了对书画的热爱之外,他对各个艺术门类都有所涉猎。再加上他父亲翁心存也在京为官多年,传承下来的艺术珍品为数众多,因此可以推测翁氏珍藏是一座文化宝库。从现有所能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翁氏珍藏中的书画部分基本上有一个清晰的交待:

翁同龢去世后,藏书中的精品包括翁同龢日记和自定年谱手稿悉归翁之廉珍藏,秘不示人。翁之廉是翁斌孙次子,过继给翁曾翰的一支,即为翁同龢第四代孙。1916年与1917年间,翁斌孙回乡整理,并将大部分精品转移到天津收藏,余仍藏于常熟翁氏故居采衣堂中。民国后,翁斌孙隐居天津,以读书、鉴藏古籍和字画自娱。翁斌孙先后编写《乙卯装书记》、《过眼录》、《沽上所见录》等收藏目录和《笥斋日记》、《笥斋诗集》等著作30余种。1922年翁斌孙于天津病逝,藏书就归其子女所有。翁氏藏书到“之”字辈基本上没有增加。斌孙长子翁之润,藏书室名“陔华词馆”、“灵蜜室”、“师曾室”。翁之惠,斌孙幼子,得翁氏藏书最多,于1950年夏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翁之熹之子翁开庆有文记载:“1950年夏,天津解放后不满半年,北京图书馆赵万里、高熙曾两先生来访,下榻我家,遍邀家中所藏书籍,昼夜不息,历时半月有余。凡所选善本,父亲都悉数举以献国家。”留在常熟老家的藏书有部分散失,被私家收藏,剩余的7000册捐赠给南京图书馆。1712册捐赠给常熟市图书馆。另外,常熟博物馆亦藏有《皇家兵制考》手稿、《笥斋日记》手编残册等几种。翁之廉于1919年过世,主要藏书及书画精品均传于嗣子翁万戈(兴庆)继承。上世纪40年代,翁万戈携先人藏书与书画跨海赴美。2000年4月,通过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将其80多种书籍以450万美元转售给了上海图书馆。由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和文物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传承与守望——翁同龢家藏书画珍品展》,于2008年12月10日至2009年2月1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行。翁氏书画收藏始于19世纪,主要由清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龢收藏而遂成大观,经六代传承,历经桑百年,迄今完好无损。改朝换代的动荡、反帝抗日的战火硝烟,颠沛反复的政局风云之下,翁氏家藏得以完璧。万幸之余,实为翁家子孙独钟艺术之情使然。这批字画,不仅是中国艺术史研究可贵的资料,也是这一段特殊的家族收藏史的见证。

而对翁氏珍藏中的其他部分,如官窑瓷器、造办处制作的铜器玉器、珐琅器、紫砂器等都被历史的风沙所淹没,消失得无影无踪。北京那么大的两个宅子里的家具陈设都到哪里去了?翁同龢光绪二十四年被罢官遣回原籍,开始只携带了一点随身用品和四箱子他所最珍贵的古籍字画,随后几年陆续把北京的字画带到了江苏常熟。

探访翁同龢后裔的隐居之所后,我们得知,翁氏珍藏中的其他部分,如官窑瓷器、造办处制作的铜器玉器、珐琅器、紫砂器等,都被当年安叔携带小安避难时一起带到了湖北省大冶市。

小安子(翁大富)初考为翁同龢重孙——翁之循。翁同龢日记有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初八得小山,江西画,即作数纸来差,以恩官二子之循为德孙后,请嫂氏示。写信明日发。九月初五,发电令斌于风过后行。得斌画,十二、三行得恩画,九以之循为德孙后。”

管家身负重托携小安子避难

翁同龢在回常熟老家之前,大约是1898年6月下旬,他将11岁的侄重孙小安子,托付给管家安叔。翁同龢用了几辆马车把北京城家藏的宫廷器具等大部分家当装上马车,并给管家安叔足够的银两以备安家之用,前往远离京城的地带,找一个偏僻而不易被人发现的隐身之地,将也许会为家庭带来了祸害的浮财和皇室珍品隐匿起来躲避灾祸。临行前,翁同龢给管家安叔交代了许多将来的身后事宜,并特别嘱咐他,将来由安叔亲自交代给小安子。

翁同龢管家安叔带着小安子,几经周折到了湖北鄂州。到鄂州后的一天早晨,管家在路上遇到从大冶来集市上卖东西的永钦。永钦是个篾匠,打听后才知道永钦也姓翁,原来大冶也有一支翁姓家族。后来,安叔带着小安子就来大冶,隐姓埋名定居了。刚来定居之时,翁永钦只认小安子为干儿子,后来才认定为儿子,次子是大贵。这些事全由安叔一手操办。安叔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在村中和别人相处得很融洽,时间长了,也没有人把他当外人。

小安子成为永钦的儿子之后,改名为翁大富。大富后来也跟永钦学做篾匠,过继给大富的炳谦也是篾匠,所以从永钦到炳谦,一家三代都是篾匠。1933年,翁大富病逝,因弟弟翁大贵也无后,后将堂兄弟大星的次子翁炳谦过继给大富。

翁大富,生于1887年,死于1933年,只活了46岁,葬于村后

斜山儿。

安叔,出生年月不详,于1922年去世,也葬于村后斜山儿。

翁大富为什么不回常熟老家呢?当年翁同龢和翁大富分开的时候就给管家说:以后孩子不可以下苦工夫习文,做个平常的老百姓就行了。以后,不管国家什么局面,都不可以回常熟老家,更不可以说是翁家人。

翁同龢回到江苏后,就把侄重孙翁大富在路上死掉的事情告知州府。州府上书皇上,皇上还特别让州官安慰了翁同龢。所以说,管家决不可以带着翁大富回去,如回去就是欺君了。

管家安叔也非等闲之辈。他以前是宫里的大太监,因为年纪大了,皇上恩准他回乡养老。他因为家里没有亲人,就在翁同龢家做了客人。翁也很看重他,家务事都交给他料理,他成了翁府的家仆。翁同龢被罢官革职遣返故里时,管家安叔就自觉自愿担起看护小主人的重任。

1922年春,管家安叔临终前,给大富交代了身后事。安叔交代的身后事,就是翁同龢革职回常熟老家之前给安叔交代的身后事宜:

第一,小安子要始终隐藏身份,防备朝廷有变徒遭祸患。

第二,皇上所赐物件、宫廷器物要好生保存,不得拿出来示人。

第三,将来家境实为贫寒时,可卖少许物件以为度日。

小安把安叔交代的身后事说给永钦他们,要大家牢记祖训,安身立命。



李国祥(右)在查看翁氏家谱。

与翁同龢家藏珍宝结缘

李国祥说,他酷爱收藏,在2008年初夏的一天,遇到了自己收藏经历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在武汉市的香港路古玩市场,他遇到了经常给他提供藏品的小武。前些年在他的手上陆续收藏了一些明代青花和五彩,也收藏了一部分弘治的黄釉官器,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当时小武带了一个朋友到李国祥的住处,小武先是把一些所谓宣德的青花、薄胎产品给李国祥看。

当时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手头上比较紧,急于搞点钱,就说这些东西不想要没关系,他的一个朋友的手中有一些非常好东西,清代的官窑器。当时李国祥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的事情,市场上一眼看上去,所谓清代的官窑器铺天盖地,基本上都是工艺品。但小武后面说的句话吸引了李国祥的注意力。他说这个手上有官窑器的人姓翁,是翁同龢的后代。这种说法当即被

李国祥反驳。李国祥说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而非湖北人,他的后裔怎么会变成了湖北人了。这不是一种笑谈吗?按常理分析这就是古玩收藏中常见的编故事,骗人上钩以达到售卖赝品的目的。于是,小武打电话叫他的朋友小翁把一件青花天球瓶带到住处,我随意问了小翁几个问题,这个80后的小伙子,对于问题的回答也是语焉不详,不清楚。

这是一个高度为37厘米的青花天球状瓶,直颈、球腹、圈足,从上下下共绘有6个层次的青花纹饰,依次为海水纹、蕉叶纹、卷草纹、缠枝西番莲、主题饰纹如意纹下为缠枝牡丹、圈足上也绘有卷草纹,纹饰繁而不乱,层次分明,青花发色青翠,色泽浓重蓝中泛黑。底足上青花篆书款:大清乾隆年制,釉面莹润如脂如玉,体现了乾隆时期青花瓷器的高超制作水平。李国祥被吸引了,对其

爱不释手。当时他心中也充满疑虑,拿不定主意到底买不买。“你请专家看看,有结果了你再付款也行。”小武说。

观察与抚摸这件乾隆青花天球瓶很长时间,查找书籍上有关乾隆青花瓷器的鉴定要点,从网上浏览大量该时期的青花瓷的图片资料,李国祥感觉基本符合时代特点。还有一点是多年玩瓷的体会:官窑器的制作工艺水平最能体现它的时代特征和审美高度,没有高超的工艺水平,任何款式都是没有意义的。仔细观赏这件青花天球瓶,造型规整,手工拉坯工艺熟练流畅,修足呈现出干隆时期的特点——泥鳅背,款识写得一丝不苟,青花纹饰规矩、严谨,工艺水平较高。李国祥转面一想,如果湖北的小翁是翁同龢后裔的话,手上肯定不会是只有这一件东西,必然还会有除瓷器之外的其他藏品,李国祥就此展开了翁氏珍宝的收藏之旅。

探访翁氏后裔

2011年2月26日,李国祥一行三人,从武汉市驱车前往湖北省大冶市翁家村,拜访翁同龢第七代孙翁立军。

见到翁立军,李国祥说明来意,想了解他们家庭和翁同龢到底有何渊源联系,翁立军说先参观他们家族的宗族祠堂,然后研究家谱。

在祠堂里祖宗牌位上并排供奉了两尊塑像,一尊是他们这一支翁姓到湖北的始祖,北宋末年迁居到此的翁氏第一代祖宗;一尊则是晚清两代帝师文恭公翁同龢的塑像。众所周知,翁同龢的籍贯是江苏常熟市,为何在此有他牌位呢?翁立军说这是后人对祖宗的一种追思与传承,他们是翁老太公的传人,既有家谱记载,也有翁氏珍藏为证。

家谱上如此介绍两尊像的由来:翁同十公(1119-1189),哲公号同十,字次圣,江

西省栗榔人。系绍兴乙丑进士德粹公之次子,生于宋徽宗宣和元年十月十六日寅时,歿于淳熙十六年己酉申时。宋建炎时以明经擢荆楚麻城令,政绩辉煌。他素性梗直,不畏惧权势,三次上书,勇斗秦桧、王伦等奸臣。因当时坏法弊政,难展大志,乃弃职归隐栗榔。因其是迁居栗榔的第一代始祖,故1989年修谱之际,经由族众协议在给哲公塑像的同时,也给翁同龢公塑像,以示翁姓后继有人,供后世顶礼膜拜,为世代学习楷模。

家谱记载:大富,行一,生于光绪丁亥年七月初七日午时,歿于民国癸酉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时,葬下首咀末山丑向。

娶妻纪氏,生于光绪辛丑年四月二十一日未时,改嫁,立老四房大星次子炳谦承祧为嗣。

翁氏后裔目前都在湖北大冶繁衍生

息并且为翁同龢家族保存下来许多家藏珍宝,包括宫廷中皇帝赏赐的瓷器、铜器、珐琅彩、康熙五彩,翁同龢的字画等,琳琅满目,传承与守护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皇室珍藏。

翁同龢珍藏从翁炳谦开始,有6名子女对其进行了分割,大量的皇室珍宝散落到各家各户,由于其子女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认识不到其珍贵性,同时社会上对这类高端珍宝盲视,其后代常把它们当作普通的艺术品出售,使得翁氏珍宝遗失在民间收藏的大海之中,变成无法令人珍视的普通藏品,令人痛心。

李国祥认识到翁氏珍藏是中国文物收藏中一个很有分量的组成部分,虽然近年来也散失了一部分,但必须要争分夺秒去对这部分优秀中化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抢救保护,让它们能重见天日。



乾隆青花天球状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麻姑献寿洋彩观音瓶



雍正御制珐琅彩花卉梅瓶



雍正御制团凤云纹珐琅彩长颈瓶